

斯·茨威格

象棋的故事

文学小丛书·WEN XUE 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象棋的故事

〔奥〕斯·茨威格 著

张玉书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设计： 伍 端 端

象棋的故事
Xiangqi De Gush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山 东 省 威 海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1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4}$ 插页2

1985年1月北京第2版 1985年1月威海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2,100

书号10019·2826

定价0.92元

前 言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也是在国外拥有最多读者的少数德语作家之一。他运用各种体裁进行创作,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他出身于奥匈帝国治下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自幼在维也纳接受教育。在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等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下,十几岁便开始写诗。后来去巴黎,结识比利时诗人魏尔哈仑和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他们引导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由于深受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古老文化的熏陶,茨威格对于二十世纪现实世界的急剧变化,对于陆续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显然是不相适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身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使他毕生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九一八年以后,他迁居萨尔茨堡;一九三四年开始侨居英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国籍;但不久又离英赴美,一九四〇年经纽约去巴西。由于纳粹恐怖的弥漫和个人理想的破灭,他对人世感到绝望,于一九四二年初同他的妻子一起在

里约热内卢服毒自杀。

他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也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原故。”他的许多传记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文化名人，如《三大师》（1920，记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1921）、《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默斯默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等。他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有《马来亚狂人》（1922）、《感觉的混乱》（1925）、《万花筒》（1934）、《心的焦躁》（1938）等。这些传记和小说都反映出他的主要创作倾向。

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已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我国也很早就介绍过他的一些小说和传记。现在我们选编了他的四篇比较为人们称赞的短篇小说，供读者阅读研究。《家庭女教师》写一个普通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在一对小姐妹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激荡，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侧面揭露了社会的冷酷。《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剖白了一个女人在爱情上不求报偿、坚贞不渝、实际上追求自我完善的内心世界，同时尖锐地谴责了资产阶级文化人无情无义、玩弄女性的卑鄙灵魂。《看不见的珍藏》中那个失明的古董收藏家狂热赞颂“早已随风四散、荡然无存”的艺术珍品，正表示了作

者本人对于逝去的荣华的悲悼。《旧书商门德尔》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最后一篇《象棋的故事》，是他死后才发表的遗作，更其沉痛地诉说了一个人的心灵和才智在纳粹残酷迫害下的经历。从这几篇小说可以看出，作者所属意的主人公大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胜利者，不是一般所见的英雄，而是一些屈服于命运、并在命运的围墙内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意志和感情的人们。这样，这些小说与其说客观地描写了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性格，不如说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和自白，抒发了作者本人的愤世的情怀。

茨威格虽然活到了二十世纪，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世纪末”文化的最后一批代表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使他丧失了生活的基础，从而结束了他的充满幻想的抒情时代。此后，他被迫转向现实，并写出了不少作品（包括历史题材的作品）。但这些主要从心理上反映人物性格的作品往往同二十世纪的脉搏并不合拍，听起来更象是十九世纪的挽歌的余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既不甘心同法西斯势力妥协，又不愿同各国进步势力站在一起，只能孤独地背着自己的艺术行囊，徘徊于时代轨道的边缘。从他自己的世界观来说，他感到既然没有力量改变客观世界，活着反倒不如死掉好。因此，一九四二年初，当法西斯气焰嚣张一时之际，他便自杀了。次年出版了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书中把自己比作一个被追捕的猎物，悲叹世上唯一剩下的艺术就是“向一度为我们所热爱并引以自豪的

一切告别的艺术”。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了他认为自己生不逢辰，是属于“昨日的世界”的。

斯蒂芬·茨威格这个作家，不仅他的运用朴素语言扣人心弦的艺术手法足资我们借鉴，对于他的整个一生，包括他的创作道路和自杀的原因和教训，也值得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就是我们出版这本小集子的用意。

本集中的全部译文是新近根据德语原文译出的。

编者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次

家庭女教师.....	张玉书译 1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张玉书译22
看不见的珍藏.....	张玉书译73
旧书商门德尔.....	薛高保译 杜文棠校93
象棋的故事	张玉书译125

家庭女教师

两个孩子现在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灯已经关了。她们之间笼罩着一片黑暗，只有两张床在隐隐约约地发白。两个孩子的呼吸都很轻微，人家简直会以为她们都睡着了。

“喂！”一个声音说道。这是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她轻轻地、有些提心吊胆地向黑暗里发问。“什么事？”从另外一张床上传来姐姐的回答。她比妹妹只大一岁。

“你还醒着哪。好极了。我……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那边没有回答。只听见床上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姐姐撑坐起来，带着期待的神情向这边望过来，可以看见她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你知道吗……我早就想跟你说……不过你先告诉我，这几天你不觉得我们的小姐有点儿怪吗？”

另一个女孩迟疑了一会儿，沉思起来。“有点儿，”接着她说道，“可是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不象原来那样严厉了。最近我有两天没做作业，她也没说什么。再就是她有点儿那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我觉得她现在根本

不管我们了，她老是坐在一边，也不跟我们一块玩了，从前她老跟我们一起玩的。”

“我看她很伤心，只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现在钢琴也不弹了。”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姐姐提醒妹妹：“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是啊，可是这事你谁也不许告诉，的确不许告诉任何人，妈妈也好，你的小朋友也好，都不许告诉。”

“我不告诉，我不告诉！”姐姐已经不耐烦了。“到底是什么事呀？”

“是这样……刚才，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还没跟小姐道晚安呢。我的鞋都已经脱了，可是我又跑到她房里去，你知道吗，我轻手轻脚地跑过去，想吓她个冷不防。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起先我还以为她不在房里呢。灯亮着，可是我没看见她。突然——我吓了一大跳——我听见有人在哭，我一下子看见她衣服穿得好好地躺在床上，脑袋埋在枕头里。她在抽抽搭搭地哭，我吓得浑身直哆嗦。可是她没有瞧见我。于是我又轻手轻脚地重新把门关上。我身上抖得厉害，只好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呆上一会儿。这时，我在房门外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在哭呢。后来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她们两个又不吭声了。然后一个女孩轻轻地说了声：“可怜的小姐！”这句话在屋子里颤抖，就象一个阴郁的音符迷失在空中，接着又复归于沉寂。

“我真想知道，她干吗哭，”妹妹又开口说道，“这几天她又没跟什么人吵过嘴。妈妈现在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挑她的刺了。我们肯定也都没惹她生气，那她干吗哭成这样？”

“我倒有点儿明白，她干吗哭，”姐姐说道。

“干吗哭？告诉我，她干吗哭？”

姐姐犹豫了一会儿，末了说道：“我想，她在恋爱了。”

“恋爱？”妹妹惊讶地一愣，“恋爱？爱上谁了呢？”

“你难道一点也没看出来？”

“该不是爱上了奥托吧？”

“不是奥托是谁？奥托难道没有爱上她？他上大学，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三年，可从来也没有陪我们出去玩过，他干吗这几个月突然一下子每天都陪我们出去呀？小姐到我们家来以前，他对我好吗？对你好吗？可是现在他成天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不管是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或者普拉特^①，我们跟小姐到哪儿去，都会碰巧遇见他，总是碰巧。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妹妹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的……是的，我当然觉得有点儿奇怪。可我一直以为，这是……”

她的声音变了。她不再往下说了。

“我起先也以为是那样，我们这些女孩子都挺傻。可是

① 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普拉特，都是维也纳的地名。普拉特是维也纳的一座著名的公园，位于多瑙河和多瑙河运河之间，以游乐场地著称。

我总算及时发现，他只不过是拿我们做幌子罢了。”

现在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谈话似乎已经结束。

姐妹俩已经陷入沉思或者已经进入梦乡。

这时妹妹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在黑暗中说道：“可她干吗又要哭呢？奥托不是挺喜欢她吗？我一直以为，恋爱一定是挺美妙的。”

“我不知道，”姐姐带着沉思神往的神情说道，“我原来也一直认为，恋爱准是非常美妙的。”

在困倦欲睡的女孩的唇边又一次轻轻地、惋惜地吐出一声：“可怜的小姐。”

然后屋里一片寂静。

第二天早上她俩不再谈起这件事情，可是，姐妹俩都感觉到，两个人的脑子里转的是同样的念头。她们两个互相绕着走，彼此躲来躲去，可是等到她俩从侧面打量女教师的时候，两个人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相遇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们仔细观察奥托，仿佛这个在她们的家里住了几年的堂兄是个陌生人。她们不跟他说话，可是在低垂的眼皮底下，她们一个劲儿地斜着眼睛瞅他，看他是不是在跟小姐打暗号。姐妹俩都坐立不安。吃完饭以后，她们也不去玩，却心慌意乱地东忙西忙，瞎忙一气，急于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到了晚上，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只不过淡淡地随口问了一句，仿佛她对这事漠不关心似的：“你又看出什么了吗？”“没有，”另一个说了一句，就掉过脸去。两姐妹似乎都有点怕谈起

这件事情。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两个孩子默默地观察着，绕着圈子探索着，她们忐忑不安而又不知不觉地感觉到正在接近一个闪烁不定的秘密。

几天以后，妹妹终于发觉，女教师在吃饭的时候，暗暗地向奥托使了个眼色。奥托点点头算是回答。妹妹激动得身子一颤。她在桌子底下伸过手去，轻轻地碰一碰姐姐的手。等姐姐转过脸来，她就用她发光的眼睛瞅了姐姐一眼。姐姐马上就会意了，立刻也坐立不安起来。

大家吃完饭刚站起来，女教师就对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屋去自己玩一会儿吧。我有点头疼，想休息半个钟头。”

两个孩子垂下眼睛。她们小心翼翼地互相用手碰了碰，好象彼此都想提醒一下对方似的。女教师刚走，妹妹就一步蹦到姐姐跟前：“你瞧着，现在奥托要到她房里去了！”

“那还用说！所以她才把我们支开啊！”

“咱们得到她门口去偷听！”

“可是要是有人来了怎么办？”

“谁会来呀？”

“妈妈呗。”

妹妹吓了一跳，“是啊，那……”

“我有主意了，你猜怎么着？我在门口偷听，你留在走廊里，要是有人来了，你就给我个暗号。这样我们就保险了。”

妹妹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可是你到时候什么也不告诉我。”

“全都告诉你!”

“真的全都告诉我?……可什么也不许落下啊!”

“当然,人格担保。听见有人来,你就咳嗽一声。”

她俩等在走廊里,浑身哆嗦,心情激动。她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两个孩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传来脚步声。姐妹俩赶忙跑开,躲进暗处。果然不错,来的是奥托。他握住门把,门随后又关上。姐姐象支箭似的射了过去,贴在门上,屏息静气,侧耳细听。妹妹不胜向往地望着这边。好奇心折磨着她,使她离开指定的岗位,悄悄地溜了过来。可是姐姐生气地把她推开。她只好又去等在外面,两分钟、三分钟,在她看来简直象永恒一样的漫长。她焦急难耐,象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姐姐什么都听见了,而她一点也没听着。她又急又气,几乎都要哭出来了。这时那边第三个房间里有扇门砰地关上了,她咳嗽一声。姐妹俩连忙跑开,溜进她们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站了一会儿,心跳得厉害。

接着妹妹便急切地催她姐姐:“好啦,快……告诉我吧!”

姐姐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末了她非常困惑地、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

“这事真奇怪。”

“什么事……什么事呀?”妹妹气喘吁吁地把这句话吐

了出来。于是姐姐拚命回想。妹妹凑过来，紧挨着她，生怕漏掉了一个字。

“这事真奇怪……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我猜奥托进了房间以后，准是想跟她拥抱或者接吻，因为她跟他说：‘别这样，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谈。’我看是一点儿也看不见，因为钥匙孔里插着钥匙，可是听却听得很清楚。‘出了什么事啦？’奥托接着问道。可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说过话。你也知道，他平时说话总喜欢大叫大嚷，粗声粗气。可这句话，他却说得战战兢兢，我马上就感觉到，他不晓得怎么搞的，心里有点害怕。小姐想必也看得出来，他在撒谎，因为她只是非常低声地说了一句：‘你早就知道了。’——‘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吗？’她就说了——说得那样悲伤，悲伤极了——‘那你干吗一下子不理我了？一个礼拜以来，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尽是躲着我，也不再跟孩子们一起出去了，你也不再到公园里来了。难道我一下子就成了陌生人了？啊，你早已知道，为什么你忽然远远地避开我。’他不作声，后来说道：‘我快考试了，我得好生复习功课，没工夫干别的。现在也只能这样。’这下她就哭开了，然后一面哭一面对他说，可是说得非常温柔非常动人：‘奥托，你干吗要撒谎呢？你还是说实话吧，你对我撒谎，你这样做应该吗？我对你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可是我们两人之间得把话讲清楚。你分明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说什么呀？’他犹豫犹豫地说道，可是声音非常微弱。这时她就说了……”

小女孩说到这里，突然身子哆嗦起来，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妹妹更紧地偎依着她。“什么……说了什么呀？”

“这时她就说：‘我不是有了你的一个孩子吗？’”

妹妹象闪电似的吓了一跳：“孩子！一个孩子！这不可能啊！”

“可她就是这么说的。”

“你准听错了。”

“没错，没错！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也象你一样，跳了起来，叫道：‘一个孩子！’小姐好久没吭声，末了说道：‘现在该怎么办呢？’后来……”

“后来怎么啦？”

“后来你就咳嗽了，我就只好跑开。”

妹妹感到非常惶惑，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面：“一个孩子！这怎么可能呢？她又在哪儿有这么个孩子呢？”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也许在家里吧……在她上咱们家来以前。妈妈为了咱们俩当然不允许她把孩子带来。所以她才这样伤心。”

“去你的吧！那时候她还根本不认得奥托呢！”她俩又一筹莫展地沉默了，一面苦思苦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使姐妹俩非常的烦恼。妹妹又开始说道：“一个孩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她怎么会有个孩子呢？她又没结婚。只有结过婚的女人才有孩子，这我是知道的。”

“也许她结过婚了。”

“你别发傻好不好！总不是跟奥托结的婚吧！”

“为什么?……”

姐妹俩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可怜的小姐，”两姐妹其中的一个非常悲伤地说道。这句话一再出现，未了化为一声同情的叹息。同时，好奇心也一再燃起。

“究竟是个女孩还是个男孩?”

“谁又能知道呢?”

“你看怎么样……要是我去问问她……非常、非常小心地问她。”

“你发疯了!”

“怎么啦……她不是跟咱们挺好的吗?”

“你在胡想些什么呀!这种事情人家是不跟我们说的。什么都瞒着我们。每次我们一进屋，他们就闭口不说了，尽跟我们瞎七搭八胡扯一气，好象我们还是小孩子似的，可我都已经十三了。你干吗要去问她呀，谁都不跟我们说真话。”

“可我真想知道一下。”

“你以为我就不想?”

“你知道吗……其实我最最不明白的就是，奥托居然会一点儿也不知道。一个人自己有个孩子，总是知道的，就象一个人自己有父母，也是知道的一样。”

“他只不过是假装不知道罢了，这个流氓!他老是装假。”

“可是这种事情他总不会装假吧。只有……只有在他想